

第 21 屆東華奇萊文學獎【古典新創組】決審結果

<p>決審結果</p>	<p>首 獎：〈山鬼〉 評審獎：〈貓眼之凝視〉 推薦獎：〈天地悖論-給屈原〉 推薦獎：〈嘆六聲〉 推薦獎：〈青陽度〉 推薦獎：〈干將莫邪〉 推薦獎：〈廣陵散〉 推薦獎：〈不死藥〉</p>
<p>評審評語</p>	<p>〈山鬼〉 屈原的九歌·山鬼，一向也被以愛情詩看待，約會苦等不來，風風雨雨，情緒紛雜，幾千年前，面對戀人哀怨懊惱之情溢於言表。本詩巧妙的將「被薜荔兮帶女羅」、「乘赤豹兮從文狸」、「被石蘭兮帶杜衡」等外觀符號，化為「妳披上豹紋在叢林與沼澤之間，遊蕩」、「蓮蓬頭的水沖淡桂花香」等視覺嗅覺饗宴，而「溫存雲的觸感/忘記這是第幾場雨」、「忍過千年寂寞/妳伸手殺死所有樹苗」，突將人間愛戀，轉化為虛幻的怨懟，「妳是山.....愛上妳的每個男人/都是惡鬼」，巧妙的回扣主題，耐人尋味。開頭跨越時空的譬喻，也是神來之筆。</p> <p>〈貓眼之凝視〉 透過貓的角度，結合陸游的詩句，將人與動物之間情感的交流發揮得相當好。歷史重新活在筆者的詩句中。</p> <p>〈天地悖論-給屈原〉 熟練運用屈原詞賦中的意象，尤其是「經冬不枯、拔心不死」的宿莽，仿楊牧〈時光命題〉對中老年生命安頓命題作省思，雖則可能太過「老化」，但以屈原的生命終結之「老」而言，卻也相當貼切。 拔心可能不死嗎？可能；如此還算有心嗎？有。 正因有心，所以不死。 天地相悖，正因相悖，所以該當有心，使其不悖。</p> <p>〈嘆六聲〉 以《聊齋誌異》的文本為主軸加以改編，雖然在取材上較為侷限，但作品文字的運用，還有情節的鋪陳，都有讓古典材料增添可看之處。</p>

〈青陽度〉

南朝民歌中的青陽度，藉由女子織衣、搗衣時的想念，以及渡口邊的水中植物，作為愛情的勾連、表記。本詩擷取了溼、水、織等意象，重新打散再創造，將愛戀過程的焦慮、悸動傳達得淋漓盡致。「水氣在鼓噪」、「觀看那一絲一縷的吐出」、「遺落在我白襯衫的細小毛球/耐人尋味」……征人閨怨成了長滿黴菌的悸動，天氣可以測量愛情，當梅雨季來臨，腐敗的愛情該如何除溼？本詩以現代的手法訴說愛戀，與古典對照，自有奇趣。

〈干將莫邪〉

《干將莫邪》原是一篇奇異的小說，有雌雄雙劍的鑄造，有視死如歸的俠義精神，有後世武俠小說中一言未已、劍已在手、頭已在劍下的驚悚情節，甚至還有「兩手捧頭及劍奉之」的冷冽驚心，及至末尾「頭掉出湯中，躡目大怒」、「王頭隨墮湯中」、「亦自擬己頭，頭復墮湯中」的奇情詭譎。原作想要傳達的訊息很多，改編者宜有自己的想法而表現方式，較能超越突破。例如已有戲劇以三顆頭為題，從頭顱發言來講故事，很有創意。本文以小說呈現，筆調近似原作之「娓娓道來」，對復仇、孝道、倫理的內涵反覆辯證，且採取不同人稱的敘述方式，陳述不同面向的思維。文字流暢簡練，結尾留有餘韻。

〈廣陵散〉

作品的故事性相當強，文字運用與情節的鋪排都有可觀之處。作者在掌握古典文本的能力不錯，惟歷史場景與客觀史實沒有掌握住。

〈不死藥〉

雖說只取《淮南子》中的一小段，卻能撲排出一個生命意義的追尋過程的故事，儘管與原來點故有不小差距，卻也可以成自一格。

死亡，是生命變形的轉折點，有意志，就不會死亡，就是永恆。永恆的不變，正在於變形的過程中淋漓展現。追求不死藥，不必真有不死藥可求，即此意志，就是不死。

很具有哲思的小說，但羿為何突然想追求不死藥這一關鍵沒點出，有點可惜。上古時代，出現現代產物、名詞，其實大可不必。

此意念其實更適合用詩加以表達，文中有些詞句甚佳，簡直就是詩的句子。

評 審

林保淳 沈惠如 胡川安